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大馬扁 第二回 遇棍徒繆寄萍失書 爭山長康有為喪氣

話說繆寄萍接見康有為，即把自己新著《新學偽經辨》一書給康有為看。康有為看了，覺心裡說《左氏春秋》是偽經，不過漢時劉歆所著，托諸左氏之名，且言孔子作春秋以素王改元稱制。其中無論合與不合，但這等議論實是新奇。若此書當作是自己所著，出俺康某的名刊刻了，盡博得個名譽。但不知用什麼計策能賺得此書？繼又想道：若賺得此書，縱然中不得舉人，回去仍掛起一個不屬考試的招牌，像孔子杏壇設帳一般也好。況且孔子可以改元稱制，我亦盡可改元稱制。那時，盡有些好奇慕異的到我處從學，就不患沒個虛名。既得虛名，又不患不賺得金錢使用。當下想入非非，一頭說一頭要弄計賺繆寄萍的書。再談一會，就說道：「足下大著，真是眼光如炬！但小弟倉卒不能詳細拜讀，請借回去一看，待拜讀過後，當即送還便是。」那繆寄萍雖有文名，仍是有點謙虛的，就答道：「彼此知心，便互相切磋，有何不可？但此書是小弟費多少工夫著得來，總祈不可失去。」康有為道：「小弟實視大著如金科玉律，珍重不過的，哪有失去的道理？請足下放心罷。」看見繆寄萍已應允借書，便不再久坐，立即興辭而去。回至寓裡，見人就說道：「這書是繆寄萍所著，托弟刪改的。」這些話，以為繆寄萍是個有文名之人，且要托他改削，可見自己是很有學問的了。其中聽得的又不知托他刪改的是什麼書，有信他是真，亦有知他是假。康有為卻不多管，自賺得那部《新學偽經辨》，就立刻打點離京，直回廣東而來。那繆寄萍自被康有為借去那書之後，一連幾天不見康有為交回，心中焦灼，即著人投函康有為住址，要索回那部書。不料到康有為的寓處，都回稱沒有康有為那人。原來康有為往訪繆寄萍時，並不說真住址。繆寄萍料康有為是來圖騙自己，這時他必已回廣東去，欲寄書來廣東責問他，又不知寄書哪處。氣得繆寄萍七竅生煙，因此逢著廣東京官，就問康有為現住廣東那裡？也說起他騙書一事。那些廣東同鄉官都道：「虧你還信康有為那人！我廣東人那個不喚他做癩康？實則他詐癩扮癩，專一欺騙他人。本沒點學問，又自稱要做孔子，其實不過是個無賴子罷了。你自己著了一部書，怕不多時，他要出自己名字，當是自己著的，要出版行世好騙人去呢。」繆寄萍聽得廣東同鄉官各人之言，也目瞪口呆，懊悔不及。後來數月，繆寄萍因病在京身故，康有為騙他的書，再沒追究，這是後話不提。

且說康有為回到廣東，因自己不能中舉，以為羞恥。所以親朋有到來問他是否到京應試的，他倒一概不認。只說往北京遊覽，並沒有進場。縱然有知得他的，他唯有放厚面皮，沒命的說謊便了。只是日前因入京，幾次親朋借下銀兩，此時不免到來討問，康有為沒得償還，就自說道：「日前與諸位借下銀子，實因小弟新近著了一書，要尋本錢來出版，故出於借貸。待此書出版賣得款後，定然清楚，總求賞臉，再延幾時罷了。」各債主聽罷，細想他要賣了書然後還債，正是「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」。但他如此無賴，正如財到光棍手，問他亦是無用。落得強做人情，便不再討問。康有為好不得得意，一面把賺得《新學偽經辨》一書改了一字名為《新學偽經考》，即付梓出版。又付北京裡頭自翁同龢以下，一切文臣都講《公羊》學，凡翰苑中人倒趨風氣，看來自己求科名一件事是緊要的。因不時要把《公羊》來看，凡與人相見，不過兩三句，就提出《公羊》兩字來。約一月後，那《新學偽經考》已經出版，因廣東靠北京較遠，且繆寄萍又已棄世，有哪個知道那書不是康有為著的？在那書本不算得合理，但當時好奇之風，一百人中有九□人以為非，盡有□人以為是，自然有些人來看康有為。那康有為此時，料知來見的中了自己計策，又自付他們既然中計，總要自尊自大才好，令他們顛倒。因此逢著他們，自稱自己是康夫子，指天畫地的亂說。原來康有為卻有騙人手段，見著稍有聰明的，就贊歎他以為籠絡之計。見著愚昧的，便出誇張手段，所以一切愚昧的，盡有驚他為神聖的了。

康有為見自己虛名漸漸出現，次日就在城裡覓了一間館地，貼起《康館》兩個字來。果然有□數人從游他，那□數人為首一名，是姓陳名千秋，字禮吉，是南海人氏，文字本不大好，卻有一點口角聰明。他從前見不甚出名，就說歷來從學的老師，總不認得他文字，故借從游康館以為奇異。康有為更乘勢贊獎他，自然相得。第二名姓梁，名啟超，字焯如，是新會人氏，那人本有些文學，卻得同邑舉人譚彪指點得來，亦曾在呂拔湖、陳梅屏兩舉人處從學。那時已中了舉，因為年少見識不定，就中了康有為的毒，要從游他。其次如林魁字偉如，徐勤字君勉等□來人，到了康館後，康有為這時見學生太少，已鬱鬱不樂，唯外面還撐住架子。那日對學生道：「某今日可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」說了幾句話。

看官試想：世間人本沒一個不好戴高帽子的，今見康有為贊他是天下英才，都喜得手舞足蹈。康有為又付，自己是個師長，真要裝幾分老成才好。便天天穿著粗衣布履，裝得□分樸實，言語也不多說，行動時卻步步踏正，嚴嚴肅肅。這樣說來，你道可惱還是可笑呢？但有一件奇處，那康有為在館雖如此裝整，只是夜裡常常不在館歇宿，你道什麼原故呢？因康有為那一種色心是很重的，每晚飯之後，也走到娼妓地方留宿，到了次日方始回館。其中有些朋友同行的，也說道：「你天天裝得這般老實，偏夜夜宿柳眠花，就不是事了。」康有為答道：「昔李續賓當成、同年間帶兵，每到一處，就搶奪良家婦女到營裡快活。曾有御史參他，那咸豐帝竟道是：好色乃武夫小節，絕不追究。那李續賓好不感激，後來竟在三河殉難盡忠去了。足下此言真少見多怪！」那些朋友又道：「李續賓只是以漢人淫掠漢人婦女，滿人自然不怪他。且李續賓也未嘗裝做道學的，足下天天要做孔子，難道孔子也夜夜嫖妓不成？」這一番說話，康有為真沒得可答。惟他雖經朋友挫折，究竟性還不改。初時猶瞞了學生，漸漸學生也知道了。

論起那些學生，既知道康有為是外道學內小人，本該知他不是個正派，怎奈康有為偏善籠絡，沒一天不贊學生好的，因為自己要做孔子，就把門下學生各改了一個賢名：改陳千秋的喚做超回，改梁啟超喚做軼賜，即是言超於顏回軼於子貢之意。那些學生好不歡喜，因此又紛紛替康有為招羅學生，凡在省城讀書的朋友，各自運動他去康有為處從學，那時又增多□數人。康有為一發得意，每到出堂講書，自己說起時，也稱自己是康子，故當時附近鄰館說出康館來，不知幾多笑柄。那康有為師徒總不計較，以為任他笑罵，惟將來自己一定是聖賢的。話休煩絮。

且說當時任兩廣總督的正是直隸南皮張之洞。那張之洞字香濤，又字孝達，本翰林及第出身。由山西巡撫調來兩廣，已經數年。想起從前督院元創設學海堂提倡文風，也留得個名譽，在廣東省裡便要步他後塵，好博個名聲。就創了一間廣雅書院，凡係兩廣人，舉、貢、生、監盡可考進讀書。那院規較別間書院尤嚴，志在造育文才，實科舉時代不足怪的。恰可那廣雅書院的山長梁鼎芬已經滿任，將行另請別人充當那席位。那康有為聽得廣雅書院的山長定例薪水甚優，自付若得這一席，那些進息盡過得，年中二三千金實勝過自己授徒幾倍，年中儘夠揮霍。便決意要鑽營這個山長席位，已托人斡旋多次，其中聽得的，都以他為狂妄。因那許大的書院，那山長定須甲班翰林，方能請他。奈康有為以為自己不知有幾許聲價，為多謀些進款之故，不畏出醜，要覬覦這個席位。當時他托人鑽營，有直辭是說不來的。又有見他奢望，故意揶揄他的，就答道：「盡可使得，因足下許大文名，張督那裡若不請足下，還請誰人呢？」康有為道：「不差，因張督亦是能文的，料然最喜歡《公羊》學。試想廣東省裡頭雖有許多進士翰林，若論《公羊》學，盡讓俺康某坐第一把交椅。故若在張督眼前一說，就沒有不請我的了。」那些揶揄他的聽了，倒不免暗笑。惟康有為得意洋洋，以為戲他之言是真，也當廣雅書院山長的席位，定到他手裡。

回館後，即大集學生說道：「我這館位住不久了。」各學生紛問其故，康有為道：「因廣雅書院山長一席，今番定須聘我的，我為教育人才起見，不得不去。」各學生聽得，不免以為奇異，便問道：「聞廣雅裡頭，非舉、貢、生、監不能進去讀書，那學生尚要舉、貢、生、監方有進院讀書的資格，恐做山長的必須翰林進士才使得呢。」康有為怒道：「你們真不懂事！今時風氣還同往日麼？你道我不曾中舉，就不能教得舉、貢、生、監麼？就是現在我館裡頭還有舉人生員從學呢？」說著指住梁啟超道：「那姓梁的軼賜不是舉人麼？不論什麼學問，近今中國盡算我了。況且前任的山長梁鼎芬，他雖然點過翰林回來，但已革了多時，就不算是翰林了。是那梁鼎芬皮底子只像我一般，難道他做得那山長，我就做不得不成？」各學生聽到這裡，倒不敢造聲而退。康有為回至房裡，滿意望所托的朋友快來回報，好打點往廣雅書院上場。

正胡思亂想，忽門房傳進一個名刺進來，康有為細視那名帖，是「朱一新」三字。原來那朱一新號鼎甫，本浙江人氏，亦由翰林出身，曾任監察御史，那時已到了廣東。康有為見他來會，憶起從前是與他認識的，即接進裡面。分坐後，康有為道：「足下一旦光臨，有何賜教？」朱一新道：「沒什麼事，因貴省張督帥請小弟充當廣雅書院山長，所以小弟到各朋友處一坐，說一聲。就各家大館，小弟也到過來，因貴省多才，小弟謬膺張督重聘，統望指教指教。」這些話那康有為不聽猶自可，聽了，登時面色變起來。因自己正希望得這個地位，一來多得些款項來應酬揮霍，二來聲價也增許多。今忽聞請了朱一新，自然憤怒。且方才自己正對學生說得高興，忽聞此語，不特掃興，實在失差。又想日前自己托許多人鑽營，不論得與不得，因何不回覆自己？想罷，更忍耐不住，便說道：「你做廣雅山長麼，可是真的？」朱一新道：「哪有不真？難道這些事還不顧面要說謊麼？」那幾句話又打著康有為心坎。康有為又道：「你可有應允沒有？」朱一新道：「推辭不得，已應允了。足下因何要大驚小怪呢？」康有為一想，道：「實在說，因小弟聽得那席位，張督起意要聘小弟的，足下有什麼手段移過自己來？」朱一新笑道：「足下莫錯聽，偌大書院的山長，哪有要用一個蔭監生的道理？」康有為當下聽得這話，又羞又憤，不免暴躁起來。正是：

可憐今日難爭氣，只恨當年未進身。

要知康有為更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